

一本与天津有缘的书

许金晶



跟郑大圣所在的艺术世家结缘,源自11年前在南京举行的一次电影展映。那次活动中,大圣是唯一一位展映了两部电影作品的导演,一为《天津闲人》,一为《危城》,均改编自天津作家林希的小说,记录民国战乱年间的悲喜离合往事。《天津闲人》里的戏谑与黑色幽默,跟《危城》里的温婉与深情,其实都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根脉里的重要底色。这样准确把握中国文化符号,且有着深沉的人文历史关注的电影作品,给自幼喜读历史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多年以来,大圣一直以轻松幽默的光头形象示人,而这种“光头”,却丝毫没有带给我如京城“老炮儿”一般的油滑与江湖气息,而是一张张口,就有一种深受家族血脉濡染的云淡风轻与气定神闲。这样的气质,之于一位历史与艺术爱好者来说,是极具亲近感的。提及郑大圣导演,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他生长于斯的艺术世家,这个从天津走出去的电影世家。郑大圣的祖父和外祖母都是天津人。他的外祖父黄佐临生于1906年出生于天津,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电影导演,年轻时留学英国,攻读研究欧美戏剧,年轻时留学英国,攻读研究欧美戏剧,电影流派。1938年回国,从事戏剧教学和话剧演出工作。1939年起投身于上海的“孤岛剧运”,创建了苦干剧团,导演了一大批有社会意义和艺术水平的剧目。1947年,他与人创建文华影片公司,执导了讽刺喜剧《假凤虚凰》《夜店》等片。新中国成立后,执导了《为了和平》《布谷鸟又叫了》《陈毅市长》等多部影片。黄佐临的夫人丹尼(本名金韵之)1912年出生于天津,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中、燕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戏剧学院等,后成为著名话剧演员。大圣的母亲黄蜀芹,1939年生于天津,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是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执导电影《人·鬼·情》《画魂》《青春万岁》,电视剧《围城》《孽债》等;大圣的父亲郑长符是著名电影美工师画家,生前任职上海电影制片厂。

那次展映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反复把《天津闲人》找出来观看。电影中那种融“阿Q”精神、实用主义、自嘲与自我安慰于一体的市民精神,是在所谓雅文化之外,中国城乡大地上的普通百姓度过战乱与困厄岁月的重要法宝。每次观看这部电影,总能让我想起在北京读大学时,之于天津城的种种人事记忆:在北航关系最好的同学——天津人孙凡时不时会冒出“挺眼儿的”的口头禅,第一次跟孙凡去天津,在起士林品尝美味西餐、在海河边开心徜徉,以及五大道老建筑带给我的震撼与敬畏;在天津跟中学几位女同学聚会时,女同学在南开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等高校里浸润多年之后的从容与智慧,令人印象深刻;还有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之初,与同事兼好友周扬同游天津时,她久居天津的知识分子父母谈吐从容、气质优雅……而从祖籍天津的大圣导演的电影《天津闲人》,到平凡如我在生命旅程中接触到的一个个鲜活的天津人形象,开放、自信与世俗、灵活于一体的天津人与天津文化,在我的心灵世界里越发清晰。

于是就有了后来对大圣做的一篇系统梳理其电影创作生涯的访谈,收录在我的第一本书里。之后,我对大圣电影创作的守望与观察,又在他从事电影创作以来最好的一部作品——《村戏》的评论与访谈中得以延续。

有了这样的交流与信任基础,由对大圣创作的记录与观察,延伸至对大圣所在艺术家族的记录与观察,似乎就变得顺理成章。大圣的外公黄佐临、母亲黄蜀芹,才从当年对大圣的报道中简单的背景话语,转化为真正进入与影响其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因子。于是就有了对大圣家族,以口述访谈和一手文字编选的形式,策划出版一本书的想法。后面就有了对这些文字、影像资料的反复阅读、观看与笔记,由此形成的上万字笔记的打印文稿,至今仍然存放在我简陋书房的写作台上。对黄佐临、黄蜀芹、郑大圣这三代电影人文字、影像作品的系统阅读与观看,让我深受感动,在这些虽老旧但依然生动无比的文字、影像背后,我读到、看到的,是认真、勤勉而温情、浪漫、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大写之人”的形象。

就以黄蜀芹导演最重要的两部电视剧《围城》和《孽债》为例。青少年时看《围城》,纯粹就是个热闹,不甚了了,如今再看,剧中之于人性阴暗面与局限性的种种描绘,足以让我明白了所谓“象牙塔”式的乌托邦世界,从来就是并不存在的,再谈《孽债》,少年时看首播,正值自己家庭变故,看到的是满满的共鸣与共通的孤独感,而这一次重看,则会在简单的个体共鸣之外,看到导演无意间记录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街市的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信息。美国知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代表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有言,最有价值的社会学研究,都应该将研究者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其研究的议题、实践与具体表达当中。由是,对《一个家庭的电影史》(文汇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所做的功课、访谈与文章编选的过程,就是与中国戏剧、电影百年发展进程中这个独特的艺术世家样本的每一位艺术家,隔空心灵相伴,进而开拓与丰富自己生命世界的旅程。

从黄佐临、丹尼夫妇,到黄蜀芹、郑长符夫妇,再到郑大圣、沈映晖(著名昆曲演员)夫妇,这个延续三代的艺术世家,起于天津,游于英美,成于上海,而天津与上海,刚好又是中国近代以来南北两方最为开放和现代化的都市。通过这个艺术世家的成长、延续与传承的历程,也可以看出开放、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大趋势的不可阻挡,即便在当下,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文化交流可能面临种种逆流,但我们对于天下大势,仍然应该持有起码的乐观与信心。

同年8月,郑颖超同志住进泰莱饭店,从这里赴塘沽码头,再乘船至烟台,辗转到达陕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莱饭店、永昌泰洋行、泰莱电影院等皆被占领日军接管,饭店更名为新天津饭店,泰莱电影院更名为山东滩县集中营。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军将包括泰莱在内的一些英国人、美国人转运到香港。1945年10月,泰莱重返天津,然时局动荡,当他看到自己曾经的实业已经颓废时,不禁黯然神伤,于是逐渐向印度、英国转移财产。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期间泰莱离开了人世。

新天津饭店也在民间留下清晰踪影。比如它曾推出过明信片,为客用,也为宣传。笔者收存的一张上标明店址为“兴亚第二区第三号路”。1943年3月后天津的日、英、法租界被更名为兴亚一、二、三区,1944年4月又将上述三区连同原有的十二个区一并重新划分为八个区,至此“兴亚”名废。(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小楼春秋》解说词:

泰莱饭店北侧增建的六层部分很明显是比一期的建筑风格更现代了许多,但是一个现代的建筑和一个偏古典的建筑直接连在一起会让人感觉有些突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从它的选材上,尽量从材质的质感和色调上跟一期保持一致。另外,在二期的六层部分又让五层的部分延伸了一块,这样的话,从空间上就形成了一种吻合的关系,使这个建筑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节选,有改动)

丝绸之路,天津拓荒人的性格也都化身成不畏贫瘠的戈壁红柳,不会弯曲的钻天白杨。大约十几年后,根据政策,一万两千名海河儿女大部分回到了家乡。如果说,身在丝绸之路的拓荒,是万众共对同一片的孤烟大漠,那么,离开丝路的日子,每人都要面对一片又待重新勘测与测量的新的拓荒。重返城市,有多少行业和职业,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再拓荒,回归津门,有多少岗位和领域,就有多少个不同形式的大考场。面对种种全新的考验和磨砺,有了丝路腹地那碗拓荒之酒的垫底,任何的苦酒涩液均可被视同佳酿琼浆。

没有怅惘,没有彷徨,每拓荒一方陌生的旷野,总会收获一片丰腴的沃壤。没有懦弱,没有忧伤,每播种一颗信仰的火种,都能收获整个天空的朗朗星光。无论行业优劣,无论职位高低,有了丝路拓荒底色的重重一抹,总能做无愧于拓荒之业的优秀儿女;无论成就大小,无论成功与否,有了丝路拓荒经历的钢口淬火,都能做无愧于丝绸之路的有为儿郎——身为公务人员的,为民生福祉而忘我地奔忙;手执教鞭的,为培育栋梁而生动地开讲;手把方向盘的,为当好工人而苦练技艺;手按计算器的,为做好财务而素养超强。忙,并快乐着;苦,并幸福着。当年投身甘肃军垦的海河儿女,虽然没有面对一片共同的荒原,却也在各自的“拓荒”中,受到各行各业的褒奖,挂满实至名归的勋章——只要有心“丝路”在,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为她去开辟新的绿洲,都会为她而激情迸发、青春飞扬。我从兵团调至甘肃省委宣传部后,继续利用手中的笔书写丝路故事,除以小说《淡淡的馨香》(载《飞天》)、纪实文学《疏勒山传奇》(载《小说》)等反映军垦生活外,又以报告文学《笑自农家心底》、诗歌《敦煌梦幻》的梦幻》(载《甘肃日报》)、散文《又是花儿满山时》(载《人民日报》)等讴歌丝绸之路新的变化。

不知从何时开始,当年的“花儿与少年”们,面颊开始增添一道道的褶皱,满头青丝渐渐染出两鬓的白霜。不知从何时开始,她们和他们纷纷开始退休下岗,抑或开始含饴弄孙,四世同堂。就这样,开始退向人生金秋的晚霞,走过跨越世纪的沧桑。但是,那条伴随他们人生启程的丝绸之路,注定将在胸中拓展延伸;那段戈壁大漠拓荒者的传奇经历,将令他们在漫漫人生中永无休止地快意拓荒。虽然只是丝路一瞬,虽然只是心香一瓣,但他们的开路历程和人生大道,永远像神奇的丝绸之路那般注满活力,青春飞扬;写满传奇,万千气象;洒满花雨,锦绣吉祥;充满阳光,更加辉煌……

1942年,一部故事背景设为二战时期的爱情影片,让全世界观众记住了卡萨布兰卡这座城市;卡萨布兰卡位于摩洛哥西部大西洋沿岸,凭借怡人的景色,被世人誉为“大西洋的新娘”。本周推介的这部影片,故事的发生地也是在卡萨布兰卡,这就是2021年上映的摩洛哥电影《米卡》。

《米卡》讲述了家境贫寒的小男孩米卡,因父亲身患重病,不得已到网球场干粗活儿,赚取学费,其间,他结识了网球教练索菲亚,在她的帮助下,米卡发现了自己网球的天赋,因此他决定依靠这项运动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米卡与索菲亚之间也展开了一段温暖动人的师生情。

为何《米卡》的导演伊斯梅尔·菲鲁基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切要从7年前说起。菲鲁基是一位法国籍摩洛哥裔导演,他在法国一家网球俱乐部认识了一名球童,虽然这名球童出身贫苦,但他却利用下班时间自学网球技法,几年

《米卡》: 一个天才少年的奋斗之路

王泽一

后,在网球锦标赛中取得了优异的名次,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菲鲁基想以他为原型构思一部影片。在创作过程中,菲鲁基在法国街头偶然碰到了一群孩子在打架,他们不是当地人的面孔,但是法语说得特别好,在他上前劝阻后得知,这群孩子是从摩洛哥移民到法国的,和菲鲁基有相似的经历,他觉得应该为摩洛哥做点什么,随即便决定将这部电影的背景设置在摩洛哥。

男主角米卡的饰演者是扎卡利亚·伊南,他在片中面对其他孩子的挑衅时,那愤怒的眼神和不留余力的反击,让所有观众为之动容,其实伊南并非职业小演员,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演戏。《米卡》中有许多打网球的镜头,但是导演坚决不用替身,因此主创团队找遍了卡萨布兰卡所有的网球俱乐部,但都无济于事。正当导演百般焦虑之时,他偶然在一个网球场角落发现了独自对着墙打网球的扎卡利亚·伊南,经了解后得知,伊南的爸爸是网球俱乐部的维修工,他从3岁开始便和父亲一起上班,父亲在工作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自己玩网球,可以说网球陪伴了伊南的整个童年,直到他11岁时才正式学习网球,次年,他便参加了青少年网球锦标赛,并且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因此,导演不禁感叹:“伊南和米卡的人生简直一模一样,他就是我要找的米卡!”

作为丝绸之路东西方交往的重要枢纽,摩洛哥与电影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896年,也就是电影正式诞生的第二年,“世界电影之父”卢米埃尔兄弟就来到摩洛哥,拍摄了一批展现这个国家宜人景色的短片,小男孩米卡的故事也在这个国度展开,让我们一同走进影片《米卡》一探究竟。

9月9日22:22 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米卡》,9月10日15:33“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庄,开发历史都比我们长。从都市到丝路腹地,需要适应的不仅仅是地理概念的距离和生活设施的落差。从校园展读到荒漠拓荒,需要海河儿女的胸襟从此无比宽广,意志从此无比坚强。

雪山巍巍,漠风莽莽。银锄闪闪,铁镐铿锵。凛冽的寒风中,碱滩荒原终于铺开渠系配套的条田;明媚的春光下,祁连雪山终于奔流直下,一路欢唱;犁铧翻飞的泥浪内,我们播种期待新绿的祝福与企望;康拜因的轰鸣里,我们将金色的秋天收获得满场满仓。于是,在一万两千名天津拓荒者曾经播撒青春的土地上,不仅建成了粮食种植基地,还开拓了有特色的啤酒花、黑瓜子、瓜果、牧草基地。直至今日,一处处久负盛名的基地,仍将闪光的品牌高高托举,一片片绿宝石般的年轻绿洲,仍在丝绸之路的缤纷花雨中璀璨夺目、熠熠闪光。是啊,在丝路拓荒人屯垦戍边的艰苦岁月中,永远鲜活地跃动着讲不完的传奇故事;在丝路建设者的不眠记忆里,永远有一座精神的富矿,值得挖掘,值得珍重,可以回味,可以遐想。幸运的是,我曾获得记录这一个个丝路瞬间的良机。

1968年7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兰州军区统管陕、甘、宁、青四省区农建师。1969年4月,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对应兰州军区党委机关报《人民军队》,兵团创办了《人民军垦》,要求各团配设一名新闻干事为报纸供稿。由于我曾为团里写过不少文字材料,便将我从连队调出,负责全团的新闻报道。于是有幸到各连队边劳动边采访,报道了大量天津拓荒者奋战丝路南北的故事,其中关于河西走廊两个农建师所有团场中,粮食亩产最先达标的连队的长篇通讯《河西军垦第一花》,还上了头版头条且加了编者按。调至师政治部宣传科后,我又奉命陪同天津慰问团,遍访全师所有团场,为地处丝路腹地的海河儿女送上了来自家乡的精彩文艺节目……

祁连雪山,仿佛依然在眼前高耸;丝路驼铃,仿佛依然在耳畔回响。后来,纵然离开了那条曾经放飞理想的

木棉,秋冬之交开放,最绚烂的树种之一。我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到它,彼此早由新友成故交。其花纯白色,巴掌大,满树的花朵能把蓝天染粉。忽一日,花朵陆续落下,奇崛的枝头挂了五六个酷似芒果的东西,长圆形,新绿色。此物竟有果实!竟有果实!无数个问号在脑子里盘旋。后问方家,方知确实。此果成熟后,厚厚外皮会自然脱落,露出一团一团白色絮状物,柔软而保暖,可做枕头的填充物。

又如冬日之紫荆树,似插了满脑袋大花的傻丫头,头大体小。街头一行行,散发着暗香。为其特立独行,有的花直挺长在树干上。冬季多晴天,灰尘悄悄爬进花瓣。需待雨,清洗一两小时,停,雨后的太阳一照,清爽干净,紫得透明。可做枕头的填充物。

更如鸡蛋花、风铃木等,各式各样的花朵,虽委身于树,并无依附感,反有“我的地盘我做主”之意,真如杠上开花。有树干和枝条支撑,诚然好;若枝干撤走,它们不一定跟着走,甚或坚决地留在半空,就那么悬着,也不突兀,不散不乱不凋谢,自成一团。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它们来说,只是一句成语而已。

花朵之独立,对枝干并非不恭。枝干亦坦然,绝不追究谁主谁次,亦不必为花之鲜艳与否心怀自责。花有花的事,它有它的事。在一起时,路人看到的是满树鲜艳。花朵凋零时,树干仍顾盼自雄。此正是相得益彰。

北地之树,无花,或有花而为果实湮灭。南地之树,花即一生。两者之迥异,却似真理之两极,岂有谁知谁劣?吾生长于北地,倚北方之树,绽放于岭南,仰南方之花,心安矣。

丝路情深

阎晓明



国家是2013年9月发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那一刻,曾有四分之一世纪生活于丝路的我,似乎为一缕期待已久的惊喜与共鸣冲击着,多么不可思议啊,千年丝路又被神奇地激活了!如今,整整10年过去,肉眼可见的是,古道处处青春勃发、魅力四射,造福着沿线的人民。通眺历史时空坐标,我自1966年9月23日至1991年9月23日整整25年的大西北生涯,虽属极为不足一道的短短瞬间,但“丝路有我”的过往,也足令自己对“一带一路”建设倍感亲切,不免持续倾注深沉的挚情,投去关切的目光。

当“千年丝路”伴着“海上丝路”,犹如两条金色飘带在世界发展新版图上比翼齐飞;当阳关曲和边塞诗的悠悠羌笛,重新奏鸣为21世纪的主旋交响;那丝路一瞬的最初10年,不正是我等天津军垦战友青春之梦开始的地方?哦,辽远深邃的丝绸之路,毕竟连接着我们那一代人的昨天、今天、明天;壮美开阔的丝绸之路,似曾悄悄记录着我们那一批人为扩展河西走廊荒漠绿洲而挥汗拼搏的快意拓荒。

1964至1966年,古老的丝路相继迎来一万两千名渤海之滨的天津青年投身军垦。我也随一个完整的天津青年建制连,抵达酒泉北端唤做“边湾”的3团。那时的天津,早已有着在全国鹤立鸡群的百货大楼、渤海大楼和五大道的小洋楼,而当时的酒泉火车站,还仅仅是红砖赤瓦建起的小平房;那时的天津,早已有着购物娱乐一体化的“八大天”,劝业场,而当时团部那唯一一间小卖部里,土坯垒起的货架上,只有粗瓷的饭碗、搪瓷的茶缸;那时的天津,早已是电灯与自来水遍布千家万户的城市,而当时那片待开垦的处女地,依然依靠井中汲水、油灯照亮;那时的天津,爱吃海货的孩子们至少可以吃到油炸带鱼,而当时尚处开荒阶段,粮食无法自给的团部食堂缺油少菜,更难得一见那散发着浓浓乡情的煎饼果子、热豆浆。周边的每一座小城,生活环境都比我们好;毗邻的每一处村

幼年成长于北地,树木三大金刚——杨树柳树榆树,均不开花(后查资料,显示它们似乎也会开花,而我从未得见)。到了南方,发现很多树木都开花,又大又鲜艳的那种。

春日木棉。高大的树木上,迸出一个个花朵,通红通红,无杂质,肥硕厚重。落在地上,似有咣当之音。其象征意义浓厚,它一开,春天就真正来了,像是春天的先锋官,令旗一甩,万物皆应答:知悉。

有诗赞曰:枝头遍染红彤彤,二月木棉露峥嵘。百花争艳情切切,春来伴香意重重。人间芳菲应有尽,浓肥丹赤却无芳。笑看夜来风雨疾,零落成泥还是红。

多数人像我一样,把目光都凝聚在这些花上。什么树干啊,什么果实啊,无所谓。

按植物生命规律,花乃果实之前奏。果实才是植物的定盘星。若花整日聒噪,岂非喧宾夺主?但大家都这么若,不觉成另一种常态。

正如夏日之夹竹桃,于路边绿化带中,绚烂成一条纯白色的长带子。名为桃,谁见其果实?花朵已成整株树的生命核心。花开即生,花落即逝。桃之有无,已非必要。我开着车数次从旁经过,固然好奇,却从没一次想到要跑进绿化带里的草丛里寻觅。

若偶然出现果实,反大吃一惊。如美丽异

都市里的鸟语花香(二)

开花的树

王国华

洁上丛话



满庭芳

第五一八一期

功能完备的泰莱饭店

由国庆



释,应为1929年11月30日。

泰莱饭店开业几年后,泰莱梯与莱德劳因供水设备改造问题发生分歧,一气之下的泰莱梯索性买下莱德劳的股本,开始独揽经营权,并对饭店进行扩建。

当时,泰莱大楼由比利时时代公司(也设计过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天津分行大楼)设计,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沿街呈L形,占地面积约18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有余。五楼外檐可见外挑式通长阳台,上设透空花格式女儿墙。楼宇转角处的三层、四层加设独立阳台。大楼整体外观为黄褐色麻面砖与水刷石方壁柱相间的装饰效果,有西欧式古典建筑思潮的遗风,但相对不多,流露一种不事张扬的内涵。饭店主入口设在街角繁华处,主楼内有天井,采光效果较好。楼内装设两部奥的斯牌电梯,上下便捷。楼宇一层为大型餐厅与商业用房,二层、三层是旅店,四层以上为公寓式客房等,功能完备。

初期,泰莱饭店经营顺风顺水。它邻近利顺德饭店、英

国俱乐部(英国球房)等,且与小白楼商圈形成呼应,客源不断。据《天津通志·租界志》中“餐饮服务”篇记载:“天津租界早期的餐饮、服务业多集中于英租界……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利顺德饭店、皇宫饭店、泰莱饭店、英国乡俱乐部、维克多力餐厅和西湖别墅等。”

泰莱梯的投资不仅限于这家饭店,1928年他与天津平安电影院老板合作,在宋家胡同一带建起映蝶影院(今大光明影院),一跃成为当时天津设备最好、座位最多的影院。影院放映美国好莱坞新片,观众纷至沓来,在附近居住的军政名流也是常客。泰莱梯还在北京、北戴河等地连连投资房产,再转租获利。俗话说“财大气粗”,腰缠万贯的泰莱梯又如愿申请到英国国籍,成为当时津城小有名气的“英国绅士”。

时间到了1937年7月,华北沦陷,为了推动全国抗战,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在市内建立多个联络站,也在泰莱饭店租下房屋作为南下中转站,且利用饭店的车辆接送人员。

泰莱饭店是老天津高级饭店之一,约初建于上世纪20年代,位于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与博目哩道交口(今解放北路与彰德道交口),也就是现在泰安道“五大院”风貌区天津第一家饭店址,其建筑外观较有特色。

泰莱饭店的得名源于其创办人的名字。先要说到泰莱梯,他是英国籍印度人,1879年出生于印度孟买,1900年随八国联军中的后勤保障队来到天津。泰莱梯比较聪明,也能吃苦,来津不久便在兵营里开了间小卖店,因为能讲英语,善于沟通,小生意日积月累赚了钱。泰莱梯并没有止步不前,他洞见当时天津市场环境,用第一桶金在德租界二马路(今复门路)以南的空地上盖起几间房,并购置了几架马车,干起租赁生意,永昌泰车行应运而生。1908年前后,泰莱梯又在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宋家胡同(今大光明桥附近)租下门面房,开办永昌泰洋行。这家商行经销烟酒、罐头、咖啡等,顺带还有英国产的小件五金工具等,货源要么来自英国兵营,要么直接进口,很受顾客欢迎。随着资本增加,泰莱梯又陆续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开设了分店,天津的一些商品也随之销往各地。

日进斗金的泰莱梯也将目光投向商旅生意,他联手英国人莱德劳共同出资兴建起开管说到的泰莱饭店。

饭店“泰莱”二字属音译,在日后的记载或史料中,常见“泰莱”与“泰来”两种提法,其中绝大部分为“泰莱”。另如笔者所见几张20世纪30年代发行的天津明信片上,也有“泰来”字样。关于饭店大楼的建造时间,据《天津通志·租界志》中“房屋建筑”篇记载:“1929年建成一期工程,即五层楼房部分。1936年扩建二期工程,即六层部分。”再有,《天津通志·城乡建设志》中“综述”里也有“1928—1929年建”等表述。至于饭店正式开业时间,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罗丹、罗文华著《流金溢彩解放路》一书根据旧时报纸资料考



扫此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